

可
流



—历史的五线谱—

张锐锋* 著



深呼吸散文丛书

出
发
城
国
湖

阿依

—— 历史的五线谱

朱晓峰 * 著

年
文
台
花
中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流：历史的五线谱 / 张锐锋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2

(深呼吸散文丛书 / 祝勇主编)

ISBN 7-5059-4010-4

I. 河… II. 张…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7991 号

书名：河流——历史的五线谱

作者：张锐锋

出版：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址：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文字编辑：丁慧

责任编辑：戴东

排版：北京华丽爱宝隆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 × 1194

字数：100 千字

印张：7.5

版次：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书号：ISBN 7-5059-4010-4/I · 3117

定价：30.00 元

讲叙者

——自序

我们一直对往事怀有讲叙的热情，这是因为，往事作为时空中消逝的部分，具有将今日吸引过去的磁力，我们的今日如同过去的一切，有着向后倒下的趋态。我们讲叙往事，实际上是为了“唤醒”今天，“唤醒”此时此刻沉睡的存在者，让我们看到一条通向昨日的、向后的曲线。

那么，往事作为消逝的事物已经成为它本来的样子，

它的形象和内在的质已经凝固在时间的砧板上。关键是我们以多大的力量和从哪个角度上，锤击它。这就使讲叙者的讲叙成为一种艺术——一种需要训练的、精细的手工。卡夫卡曾说：人们讲叙的仅仅是往事的残渣。他点中了讲叙的要穴。这里深含着对讲叙者的失望。我们往往在讲叙的过程中筛去了细腻的面粉，留下了粗糙的糠粃。事实中的精髓极易流失，这是讲叙者的悲哀。

因而，原样的事实常常不在我们的讲叙中，而是在遥远的时光里隐隐地摆放在暗淡的盘子里，让我们感受它的存在，它的力量。处在现实的光明里，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团暗，一种很强的、耀眼的暗。

我们尽管知道讲叙的结局可能是变形的、失败的、远离了事物本身的，然而那强大的暗仍使我们不能放弃讲叙。这样，它表现为两个不同的、却常常交叉在一起的方向，在历时性上表现为对事件的陈述，在空间性上表现为描绘。

总之,我们的讲叙从本质意义上体现的最终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立场、角度和我们的偏差、谬误。我们的立场和角度从来不是事物本身的立场和角度,因而我们在讲叙过程中不会陷入事物中,这成为我们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之一。我们的偏差和谬误,实质上反映着我们与真实之间的距离和关系,这是一种真实与真实的对峙、并列、彼此交织和最终和解的宇宙图像之一。

我们的祖先在数千年前甚至更古远的年代就创造了汉字。这是一种适于讲叙者进行千姿百态的讲叙的文字,它的适度的力量、恰如其分的美,一直贯穿在讲叙者的历史中。或者说,我们的文字本身就有着讲叙者的身分,它用其带有强烈暗示和描绘意味的构件,给我们注入了古老的思维和想象。它曾经使欧美的意象派诗人着迷,使他们陷入无边的猜测,也使西方的电影获得镜头组合的灵感——两个要素之间的矛盾、冲突和调和使人们找到讲叙的薪

新方式和力量泉源。我们运用这样的语言讲叙，乃是讲叙者的幸运。或者说，我们在使用这样的语言文字进行讲叙时，这些文字内部渗透出来的古老信息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声音。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讲叙一件事时，实际上在讲叙我们的全部，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效地呼吸和活动于我们讲叙中。这就是说，我们无论面对历史还是现实，都是面对自己。

祝勇*主编

深呼吸

散文丛书

河流

简介：这是一部对中国古代文化中某些有意味的部分进行重组、想象和阐释的书。它将古典诗歌、神话、传说、寓言等，纳入现代人的目光中，使这些古老的事物重现其价值光芒。中国古代的人们对生活的理解和想象，以及置身其中的姿态，重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只能怀着敬畏之情谨慎地拨开沉积在上面的尘土，像一个考古工作者那样，将那些往事的碎片重新粘结和修补，并嵌入现代生活的经验之中。无论是古诗的解析和想象，还是古代寓言的种种幻象，还是现实生活中复杂斑驳的矿质，都在写作中逐步被开掘、展现，并经受着以全新散文艺术力量的重新锤炼。

张锐锋：一九六一年出生，
现居山西太原。“新散文运动”
发起者之一，作品发表于
《大家》、《作家》、《花城》等
刊。作品数度入选中国散文
年度排行榜，著有《蝴蝶的
翅膀》、《皱纹》等。

责任编辑：戴东

平面设计：吴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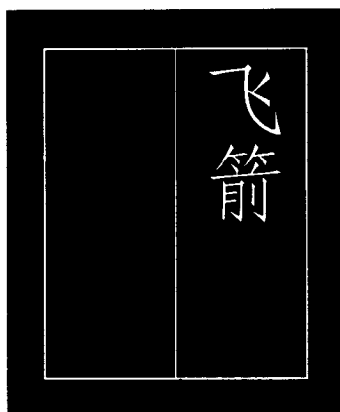
插图：民间剪纸



目录

001	飞箭
097	河流
173	棋盘







古希腊的许多哲学家一直醉心于寻找万物的本原。他们对无法直观把握的时间给予长久的注视。柏拉图一直试图把时间纳入自己永恒的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则在显在的事物背后寻找潜在的无限信念,他试图从本体论的角度认识时间和抽象形式之谜。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的和谐作为宇宙的根本意图,时间实质上一直隐含着数的某种法则。音乐是关于时间的艺术之一,其历时性表现为声音的变换。他们曾认真研究过和声学与弦长的数量关系,发现了谐音产生于弦长的整数比的奥秘。他们指出一些不寻常的数,比如完全数,即它的各个真因数之和恰好等于其本身。比如被称为黄金分割的关于线段的美丽魔术。比如10这一临界点上的整数,人的手指为什么是10个?等等。时间应该以某种方式容纳在这些数中,并显现一些数的神秘意义。以阿基里斯悖论永垂千古的芝诺,则在对时间的无限分割中设计了一个荒谬的游戏,最后他断言:飞箭是不动的。

芝诺是这样设想的:如果每一事物在占据一个与它的自

身相等的空间时是静止的,而飞翔着的箭在任何一个瞬时总是占据着一个与其自身相等的空间,因此,飞箭是不动的。它指示了时间乃是由瞬时组成。这样一个游戏设计,曾给予人们对事物判断的经验与自信以致命一击,如同一个正方形的对角线所表现出来的不可公度性几乎使崇尚整数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信仰崩溃那样,人对时间的想象陷入迷途。

后来,数学家莱布尼兹又突出强调了理性真理的先天性,他认定心灵有一种禀性,能够自己从自己内部将必然真理抽引出来。这种关于天赋知识的观念,实际上指出在时间的坐标上,我不是生活于现在,而是存在于过去。当我们从现时的黑暗里向背后幽深的隧洞窥视,一直有完美的光芒照耀着我们。以思想明晰、表述完满透彻著称于世的布伦塔诺,则妄想从根本上探明时间的起始。时间并非可以无限向后追溯,他从没有开端的运动的不可能性推论出第一原动力。为此,他绞尽脑汁地找到了一种巧妙的证明方式——使一物体作无开端的等速直线运动,其以一定速度通过一段无开端的直线运动后,必处于N点。它若以一半的速度运动,则只到达N点之前的M点。在相同的时间内若以两倍的速度运动,则会掠过两倍的路程。因此,MN的距离必与一半的路程相等,这意味着与直到M点的无开端的直线等长,这显然矛盾。由此作出推论,无开端的运动是不可能的。

布伦塔诺想以如此巧妙的设计来阐释宇宙运动的端点和时间的起源，借以证明神的存在；他以世俗的推理说明创世的真实性。

阿根廷伟大作家博尔赫斯以其长寿的一生来探讨时间之谜。在他为数不多的小说中，以种种完全虚构的故事指明时间呈现的可能图像。他设想时间有多种答案：圆形的，迷宫式的，重叠的，平行的，对称的，交叉的，直线的，等等。他的小说与诗中经常采用的独特意象有镜子、迷宫、老虎、墙壁、不能解读的文字和黄金等。实质上这些意象在指出关于时间所显现的一系列性质：相对照耀所产生的无限性、不可由理性探明的复杂性、残酷无情的必然性、隔离，既指示你又不被你所知及它灿烂耀眼的不朽属性。在对时间的解答中博尔赫斯献出了全部智慧。他曾在篇小说中讲述了一个包含除时间之外的一切构成世界的基本因子的迷离恍惚的故事，最后留下了时间这一奇特的谜底。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则采用了另一角度，试图揭破世界的全部隐秘。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反者返也，不是正反之反，而是往返之反。他要指出万物起源，离道愈远，剥极必复，复归于道的首尾相接的圆形历程。时间已纳入万物蕃生的环途之

河 中，与物并行，始逝复归。

流 为什么我想到了时间之谜？因为我们乃是时间里的存在，
它就深含于我们之中。我们不可能不思考自己。面对古代哲

飞
箭

◎时间已纳入万物蕃生的环途
之中，与物并行，始逝复归。◎



人们的长久不懈的思想，我一直想去探寻我们在昔日存在的铁证。我偶然从尘土里找到一本787mm×1092mm/32开本的《绘图千家诗注释》，这本初级的古代诗篇读物，把我引

入到幽光之中。我感到这些通俗的诗篇恰好满足了我的欲望；过去并未死去，它仍然活着。死，仅仅是启示录里的事物之一，在《新约》里的启示者观看到，“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名字叫做死”。但是在末日远未到来之前，我坚信一切都曾活过，并且仍然活着。我翻开那本蒙有尘土的诗篇，我想着，隐没在视线之外的时间里，是埋藏着不朽的灵魂里。求证这个假设，只要把这些通俗的中国诗篇摆出来就可以得到一个严格的证明。

让我们怀着敬畏之情，

